

红 领 巾 书 架

把一切献给党

GE MING YING XIONG ZHU YI CONG SHU

吴运铎 著



21世纪出版社

红领巾书架

书 名：把一切献给党（少年版）
作 者：吴运铎
责任编辑：肖飞飞
装帧设计：毛加农
封 面 画：汪晓曙
插 图：郭秀庚
出 版 行：21世纪出版社（南昌市新魏路5号）
经 销：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：江西新华印刷厂
开 本：787×960mm 1/32
印 张：6.25
字 数：9.6万
版 次：1991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 数：1—15,000
定 价：2.50元
ISBN 7-5391-0418-X/I·113

邮政编码：330002

（21世纪版图书凡属印刷，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顾 问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王太华 吴运铎

杨 沫 张会村

段火梅 倪少成

黄定元 温新华

主 编：熊向东

副主编：汪述荣 高学棻

编 委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邓宗觉 汪述荣

吴 海 杜 林

林 俊 高学棻

黄庆来 熊向东

目 录

童年.....	1
劳动的开端	11
在矿井里	22
觉悟	37
我们的工厂	48
入党	64
转移	72
反“扫荡”	85
第二次负伤	96
新任务.....	109
制造枪榴弹.....	126
拆定时炸弹.....	137
我们的平射炮.....	145
第三次负伤.....	156
永远前进.....	171

童 年

我是在矿山上长大的。

听父亲说，我们老家在湖北，家里穷得连瓦也没一片。祖父祖母都死得很早。父亲从小四处流浪，做过店铺学徒，做过苦工，后来流落到江西萍乡煤矿，当一名记帐的小职员，才在这里安下家。

萍乡煤矿是当时中国南方最大的一座煤矿，矿工们都叫它安源山。山上山下，长满茂密的树木。山腰上，烟囱林立，日夜喷吐着黑烟，炭粉把青山绿树都染黑了。连绵不断的高山，包围着这座矿工城。

我家就住在煤窑直井口旁的山脚下。在我童年的心里，矿井是个很神秘的地方。老年人说，那里藏着宝物，谁能得到宝物，谁就得到幸福。也有人说，那里暗无天日，有一天太阳照进了矿井，人们就不再受穷受苦。听到这些神奇的传说，我一心想进矿井。虽然母亲不断地嘱咐我说：“煤窑里小孩可不能进去，进去就出不来！”也吓不住我。我像一只初出窠觅食的小鸟，成天在矿山上跑来跑去，恨不得找个机会钻进矿井，把听到的一切弄个明

白。

离家门口不远的直井旁，煤车一溜溜地从井口运到洗煤厂。我喜欢学工人们的样子推煤车，弄得满身大汗；有时趁工人不注意，钻进了空煤车，弄得一身煤灰和油污。我羡慕刷洗烟囱的工人们的勇敢，也想冒险尝试一下，挽着烟囱上的铁环，一步一步地向上爬，弄得满脸煤灰，挂破了衣服。只是，每次溜近煤窑口，都被大人赶回来。……

有一天，父亲买了一只鸭子，拴在院子的棚架底下。哥哥说鸭子会浮水，不沉底。难道真有这种怪事？趁着母亲没看见，我悄悄地解开绳子，抱起鸭子，一直跑到煤窑直井前的广场上，钻过了栏杆，把鸭子丢进喷水池里。

喷水池是洋灰砌的，池里都是发电厂排出的热水。水流通过粗大的铁管，喷到半空，又倒泄下来，发出闷雷一样的响声，鸭子在池里吓得乱窜。父亲不问情由，就把我拖回家去，打了一顿。第二天，拿来一个新书包，一本新书，把我叫到跟前说：

“你在家调皮总算够够了，今年六岁啦，该上学了，明天上后山胡老先生那里念书去！”

读书本来是好事。哥哥们都上了小学，我一直很羡慕。谁知父亲偏不让我跟哥哥们一起。父亲对我说：“得找个厉害先生管管你！”既然算是一种

“惩罚”，这个“上学”，我根本不感兴趣。

可是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！母亲给我换了新衣服，用手帕包了一对蜡烛三支香，还拜托邻家的张大妈送我去后山上学。

胡老先生一看来新学生，马上换了一件长衫，端端正正坐在上首。墙上贴着一张大红纸，写着“天地君亲师”。张大妈忙着点蜡焚香，吩咐我：

“快拜老师！快磕头！”

“又不过年，干嘛磕头呀？”

张大妈不回答，硬接着我磕了三个头。

在这里读书很枯燥。整天念的是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。意思一点不明白，先生也从不解释。你要问他，他就瞪眼。

每天我路过煤窑直井，听见围墙里的嗡嗡声，就不由地放慢了脚步。脑子里时刻想：机器是什么样子？它为什么这样叫唤？……应该去看看！

一天，我照例背了书包去上学，一出家门，跑上后山，把书包挂在树叶稠密的树枝上，就急急忙忙地跑到直井围墙门口，背着警察，溜了进去。

随着机器的响声，轻手轻脚走进了打风房。那庞大的空气压缩机整齐地排列在厂房里，巨大的飞轮飞快地旋转着，白光闪闪。这庞然大物，不息地旋转，发出隆隆的吼叫，真叫人害怕。说什么好

呢？可是一见机器就叫人走不开了。我走近围着机器的铜栏杆，两眼盯着机器出神。

背后有粗大的手搭在我的肩上。

“小家伙，你跑来干什么？”

我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，是司机工人何叔叔，笑嘻嘻地站在那里。

“叔叔，那个推机器的人，躲在哪里？”

他用棉纱擦了一下油手，摸着我的头问道：

“什么推机器？”

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，笑着说：

“你这个小傻瓜，这哪里是人推的，是汽，懂吗？”

也许不忍叫我失望，他又安慰我说：

“不要紧，长大了你就会明白的。要人推还算什么机器！机器是人造的，你要它怎么着，它就怎么着。”

从那时候起，我觉得世界上最奥妙的东西就是机器了。它不吃饭，也不休息，老是轰轰隆隆地忙碌着。可是最了不起的还是工人，他能让机器听话，还能造机器！做一个管机器的工人——这就是我的第一个梦想。

我再不愿坐在冰冷的书房里，读我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的书本了。每天早晨，照例把书包挂到树枝上，到处跑个够，天黑才回家。机器占据了

我整个的心，甚至夜里做梦也全是机器。这个秘密很快被母亲发觉了，她又托张大妈送我到胡老先生那里去。

“你这些天干什么去了？”先生问我。

“看机器去了。”

“我叫你去！我叫你去！”

他一手死死拧着我的耳朵，挣也挣不脱，疼得我抱住先生的大腿直转圈子。

“看机器有什么不好？偏要拧耳朵！”我想。

晚上回家，父亲问：

“你的耳朵怎么啦？”

“老师拧的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逃学！”母亲在旁边说。

“看机器去了，不是逃学。”我觉得母亲不公平。

“咳！你逃学去看机器，拧耳朵不冤枉！”父亲说。

这一夜，耳朵疼得要命，母亲用凉手巾给我捂着。我侧着身子睡，真想大喊大叫。到底还是咬咬牙，忍住了。

第二天，父亲领着我，去找胡老先生。

“胡老师，我这孩子太调皮，你要好好管教他。不过，拧耳朵要两只都拧，拧完那个，再拧这

个。像这样一个大一个小，多难看！”

“好吧，叫他明天别来就算了！”先生冷冰冰地板着脸，不教我了。

就这样，我离开了私塾。学校半路也进不去。母亲常为这事发愁：

“你这样下去，怎么是好啊！”

“不要紧，妈妈。将来我要当工人，造机器，开机器！”

我跑遍了整个矿山。电车厂，煤车厂，发电厂，打风房，锅炉房，升降机房，都是我经常拜访的地方。我成天在车间里混，常常连饭也顾不得回去吃。

父亲的老同事毛师傅，是修理厂的老车工，我再三请求他带我去玩。他说：

“你听话不听话？”

“带我去吧，一定听话！”

我们走进了修理厂。几百部加工机械——车床，刨床，钻床，许多特别的工作母机，都整齐地排列着。头顶上的起重机，拉着沉重的机件来回走动。这里修理全矿山的机器，也制造机器。这里的机器和我以前看见过的完全不同，以前看见过的打风机、发电机，我都不太了解它们为什么要那样旋转。可是这里的锤床、旋床，却能够看见它们工作的结果。成块的铁料卡在床子上，机器一动，一剥

一层皮，就变成了光亮亮的机件。在锻造间里，起重机从炉里拖出通红的钢铁，送到了蒸汽锤的铁砧上。汽锤猛烈地打击大铁块，火花四射，光彩夺目，比烟火还美。在工人手里，不管多坚硬的钢铁，都变得非常驯服。什么时候能像他们一样，站在车床旁边干活呢？我真盼望快长大，做个工人！

在那一边，工人们拿着钢的工具刀，在旋转的砂轮上一碰，便喷射出五彩的火花，刀子立时锋利无比。我想起前几天为了造玩具枪，把厨房里的菜刀砍坏了，惹得母亲天天埋怨。这回可好了，把菜刀拿来磨快，让母亲喜欢喜欢。

第二天，我把菜刀藏在衣服里，进了车间。趁大家不注意，拿出菜刀就往砂轮上碰，不料火花一闪，菜刀脱手飞出，几乎砍在脚上，右手震得发木，瞪着眼直发愣。

毛师傅发觉了，马上走过来拾起菜刀，替我磨好，责备我说：

“你再乱动手，就不许你来了。这是好玩的吗？”

他看见我那伤心的样子，又和气地摸着我的头说：

“孩子，你还小哩！……”

我非常尊敬毛师傅。心想：像毛师傅那样的人，都是些特别的人，机器不敢不听他们的话。什

么时候我才能学到他们那样的本事呢？

跟工人们混熟了，他们送我一些小锤、小凿子、小锉刀，我很爱这些礼物，心想，他们送我这些东西，就是要我也锻炼成像他们一样的人。

到秋天，我进了煤矿小学一年级，每天和哥哥们去上学，念“大狗叫小狗跳”。但是心里老记挂着机器，放了学，总要绕到后街铁匠铺门口去看打铁。

这学校是教会办的。早晨的第一课，是趴在礼堂里做祷告。许多孩子受不了，就把后院的单砖墙拆了个大洞，祷告一开始，一个个偷偷地从洞里钻出去；等上课钟响了，再爬进来。我也跟他们一起爬出爬进。日子一长，被训育主任杨胡子发觉，他在袖管里藏着竹板，堵着洞口，每人给了五板。可是，第二天，我们又开了新的洞口。

大考结束后，成绩单送到家里。哥哥们都升了级，我的功课不好，留级一年。

父亲给哥哥们买了些彩色画片作奖励。还当着哥哥们的面对我说：

“你打算留级到胡子白吗？”

哥哥们也故意拿着彩色画片，在我面前摆来摆去。他们一走过来，我就闭上眼睛。可是心里难过，觉得丢人。

这年冬天，我约束自己，整天在家里复习功

课。虽然还是想念车间，到底没出过家门。

第二年，我升级了，考试分数超过了二哥。二年级大考，我和大哥都得了甲等第一名。父亲逢人就夸奖我们有出息。

但是，我并没忘记要做一个工人。在工厂外面的渣子堆里，拾来一些碎铁片、洋钉和铁丝，又找到一个罐头盒子。我把树枝切断，卡在罐头盒口上，两头钉上小洋钉，在小树枝中间系一根长绳，做成了一只打水的吊桶。

我跑到一个水池旁，肚子伏在栏杆上，把小桶投进水里，可是它不肯下沉，我猛地向前一扑，想趁势打上水来，谁知两脚腾空，一头栽进池里去了。我刚张口叫喊，一股水灌进了肚子，一喘气，鼻子里又吸进一股水，接着水往鼻子嘴里直灌，急得我在水里乱抓乱滚。幸亏挑水工人老陶把我拖上来，还照头上打了两巴掌，说有冤魂附体。

老陶把我放倒在地上，一手顶着肚子，一手按头，控出许多黄水。也不管我愿意不愿意，就送我回家。父亲照例又打了我一顿。

夏天，锅炉房后山的贮水池里常有大孩子洗澡，我心里又痒痒起来。想下去，怕再挨淹。一时拿不定主意，楞楞地站在那里。

“下来吧！”小仇两手在水里扒了一下，向我招呼。

“我不会。”

“那怕什么，我教你！”

他两脚扑通扑通打着水面，激起一团团水花。我的劲头被勾起来了，连忙脱了衣服，下到水里，小仇在池边托着我练习划水动作。我使劲地打水，一高兴忘记了危险，脚一滑，落进了深水地方。我两手一使劲，划出了水面，刚一冒头，又沉下去了。小仇脸也吓白了，急忙爬上岸，抱一根粗树干，推到池里，我一冒头，抓住了树干，小仇趁势把我拉上岸来。

从这以后，我天天到池子里去，到底学会浮水了。

劳动的开端

安源煤矿工人的斗争，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。三十多年前，中国共产党就在这里领导了工人运动。党首先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，教育工人群众，发展党的组织。接着成立了工人俱乐部，进一步把工人组织起来。还办了四个职工子弟学校，职工子弟不用花钱，就可以进学校里念书。

一九二五年，我整整十岁，在东区职工子弟学校念四年级，并且参加了矿上的儿童团，担任宣传员。

工人俱乐部是工人自己出钱盖的一座三层大楼，背后靠山，前面是大广场。礼堂正面悬着“全世界无产者，联合起来！”的大标语，两边还挂着斗大的红彩球。每天下课以后，我们背着洋鼓洋号，到广场上吹打。有时也在俱乐部看戏、听讲演。俱乐部里一天到晚不断人，它是组织矿工斗争的中心。

这年九月，官僚资本家和军阀派兵封闭了工人俱乐部，逮捕了工人领袖黄静源。工人们赶来抢救，反动派用排枪向工人射击，有两个工人当场牺

牲了。黄静源被敌人捆绑着，愤怒地质问反动军官：

“我犯了什么罪？”

反动军官答不上来，只反问一句：

“你还敢打倒帝国主义吗？”

“打倒帝国主义！”

敌人用尽威胁利诱的手段，逼他供出党组织的活动，又问他谁是共产党员。黄静源冷笑着回答：

“闭起眼睛一个没有，睁开眼睛到处都是！你们能杀死我一个，杀不尽全中国人民！”

敌人在工人俱乐部前面的广场上，把黄静源杀害了。他临死前还高呼：

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

当天晚上，矿工们冒着生命危险，抢出烈士遗体，连夜送到七十里以外的醴陵去。还在他就义的地方埋下一根树桩，作为标记。并且在长沙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。

不久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了。一九二六年夏天，北伐军从广东打下湖南和江西以后，安源煤矿总工会公开出现了，八方井窖口扎起了高大的牌楼，牌楼上写着“也有今天”！矿工们拔掉了早年在广场上埋下的树桩，竖起一根一丈多高的木牌，上面写着：“黄静源烈士就义处”。周围的栏杆上挂满了花圈。安源煤矿工人成立武装纠察队，

参加了革命战争。

一九二七年四月，蒋介石反动集团叛变了革命。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开到安源，疯狂地屠杀人民。安源煤矿变成了一座屠场，每隔两天，就见敌人绑着一批人在工人俱乐部前面的草坪上枪杀了。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广场上的黄土和绿草。

最使人不能忘记的，是安源矿工武装领袖杨士杰和株萍铁路工会主任朱少连的被害。朱少连在就义前还给他岳母写信说：

“不要伤心，革命一定要胜利！”

杨士杰被敌人拷打了七昼夜。敌人用烧红的铁钉，钉住他的四肢和胸口，他还忍痛高喊：

“蒋介石你瞧吧！将来一定有人来收拾你！”

革命的疾风暴雨过去了，那血的记忆却永远不能从我童年的心里抹去。

国民党反动派占领萍乡以后，学校停办，我就失学了。接着，家庭生活也陷入了绝境。

父亲平时省吃俭用，攒下几个工钱，全存在萍矿银行里。同事和朋友们劝他在湖北老家买点田，置几间房屋，给晚年留个落脚的地方。但是父亲不要田地，也不要房屋，只想让孩子们念些书，学些本事，把他们培养成人。

父亲的梦想完全破灭了。

在敌人暗无天日的统治下，煤矿陷入不死不活